



当“机器人三定律”逼近现实

——读“翌平新阳刚少年科幻系列”有感 □崔昕平

阅读翌平的新阳刚少年科幻小说《燃烧的星球》《流浪的方舟》时,瞬间让人联想到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上世纪40年代开启的人机关系之思,在翌平的作品中以新颖的机器人角色设定与更加趋近可能的科幻假想再度展开。

“翌平新阳刚少年科幻系列”将故事架构在了100多年后的22世纪。这样一个基于未来的设定,构成了该系列科幻小说中的多重“假想”。作品中,角色的身份变得丰富而复杂,也呈现出新的社会结构。主角千雄、梅子馨的身份是两位六年级小学生,但属于“生物电子人”,大脑植入了各种能力芯片,并与地球主控管理系统保持连接。作品假想了电子人对人类的优势,他们拥有人类的感性和非人类人严谨的思维,有着超越传统人类的多种能力,但他们并不是人类的主宰者,而是保卫人类的高级战士。作品中的人类则被称为“原始人”,包括科学家燕墨子、慕容诡,地球总统泉龙云等。“原始人”虽然自身运算能力、搏击能力等能力都极为有限,但是掌握着科技命脉,在这个新型结构的世界中扮演着决策者、主宰者的角色。层级最低的是机器人,虽然已经是极为智能的机器人:炽焰被人类送上月球,为人类开发新能源,而后因不满人类的无情,自命月神,主宰月球;巨灵神曾经是驾驶飞船的航天员,开发月球时被人类视为英雄,后投入废旧工厂;闪电也曾为人类立下赫赫战功,但机器人在这个社会结构中的命运,是无论多么优秀,为人类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始终是人类的侍从或仆人,会因为陈旧、损伤等原因被报废。

人类与机器人之间深刻的“关系”问题,构成了《燃烧的星球》《流浪的方舟》一系列作品中矛盾冲突的焦点。因为环境的恶劣和工作的艰辛,人类派智能机器人巨灵神送智能机器人炽焰登月,代替人类开发月球。炽焰在月球上开采氦3矿山,为地球输送源源不断的能源,使地球免于污染。但为防止炽焰不断进化失控于人类,以慕容诡为代表的人类科学家给炽焰设置了抹去记忆、循环使用的程序。知道内情的炽焰一怒之下称霸月球,并向地球发起进攻。《燃烧的星球》便起于这场近太空的地球军队与月军的战争,开阔的场面描写呈现出科幻大片的宇宙既视感。作品中大战的关键与胜负的核心,是机器人的立场选择。炽焰为纪念制造它的人类老师燕墨子,制造了机器人燕墨子,机器人燕墨子最终立场,决定了战争的走向。机器人巨灵神等,则选择了誓死保卫家园。《流浪的方舟》在地月“内战”之外,假想了更可怕的、来自以星际职业军人艾莲斯为代表的外星生物的威胁。

可以看到,翌平的少儿科幻小说再次将关注焦点指向了人类对机器人的复杂情感。未来的人类,将借助并将越来越依赖



机器人对人类的贡献;机器人超越人类的、以程序的形式存在的各种内在与外在的能力,也使人类逐渐警惕于机器人对人类的可能威胁。阿西莫夫在一系列机器人科幻小说中尝试展望未来人类与机器人的关系,阐释了机器人三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个体,或者目睹人类个体将遭受危险而袖手旁观;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给予它的命令,当该命令与第一定律冲突时例外;机器人在不违反第一、第二定律的情况下要尽可能保护自己的生存。”这一超前的假想为科幻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动力。之后,多部科幻作品聚焦于三定律中存在的矛盾与漏洞,于是有了第零定律的补充:“机器人必须保护人类的整体利益不受伤害。”阿西莫夫的时代,人类还没有能够制造机器人的公司。这一假想不断被阐释的魅力,就在于它将不断趋近于可能的现实。生活在当代的人类,已经在机器人制造领域有了极大发展。阅读翌平的机器人系列科幻新作时,那些假想性的展望与思虑显出了日渐逼近现实的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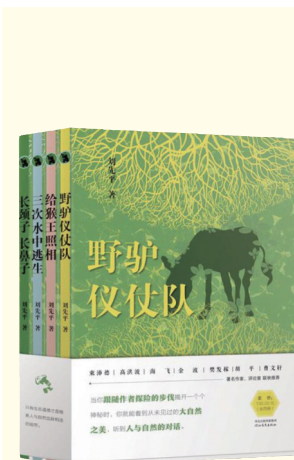
在该系列中,人类仍在不断修正着机器人定律。月球事件

之后,以慕容诡为代表的人类科学家在升级DMAX的时候,在底层加入了一条指令:“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与人类为敌。”但是,虽然人类不断修正着自己制定的机器人定律,机器人仍有可能在某种未被指令限制的情况下做出违背法则、反人类的决策。在翌平的作品中,这种反人类的决策,触及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智能机器人对人类的贡献远大于许多人类的未来社会,智能机器人的社会地位该如何安放,人类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智能机器人。

在作品中,科学家燕墨子制造炽焰的初衷,是制造和人类一样的智能机器人,并定位为一种高智商物种,与人类平等相处。但科学家慕容诡持反对态度,并对机器人的生杀予夺丝毫不讲人情。作品做出的这样的科幻假想,实际上再次提出了一个关于未来的问题:科技的不断发展,机器人的不断进化,人类对机器人的日益依赖,都推动着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关系不断迎来的问题,机器人故事就是在不断在将人类与机器人相处的逻辑问题推向极端,触发更具有警醒意义的思考。假设人类制造机器人的技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仿生人机器人阶段,面对与人类几乎没有区别的机器人时,人类与智能机器人之间是否存在“平等”的关系?人类又将或又应写入怎样的指令,执行怎样的机器人定律?对于一个有智能、有情感的机器人来说,智能与情感究竟是福音还是灾难?这显然极为复杂,涉及了对“人”与“人性”的重新考量。

从文学表现的层面看,机器人类型科幻故事的共性特征在于强调故事的逻辑性,情节紧凑,并不断出现意外的反转。翌平在这方面做了非常恰当的把控和处理。同时,翌平在少儿科幻小说创作中凸显了文学性的诉求。作品呈现出多视角的交叉叙事,分别以千雄、梅子馨、巨灵神、闪电、燕墨子、慕容诡等人的视角介入故事,以此进入到不同人物的内心深处,呈现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在叙事顺序上,作品让最集中的矛盾冲突率先爆发,以激烈的太空战争先声夺人,而后以插叙、倒叙形式铺展有温度的细描。作品呈现了多处富有韵味的细节:智能机器人炽焰抵达月球时,对巨灵神赞叹道:“从这里望去,地球更像是月球的卫星哦,说不定哪天真会这样呢!”之后,正是这个叫炽焰的机器人发动了复仇的战争,使地球变成了一颗“燃烧的星球”。作品触发了一种发散的思索:当人类以越来越复杂的形式——原始人、电子人、克隆人、机器人共处于宇宙时,人类的喜新厌旧、无边贪念与冷酷无情都可能将宇宙推向战争的深渊。也许,朝向未来时,我们更应该学会的是,从不同的星球上彼此观望和欣赏对方。

■新书快递



《“自然保护区探险”系列丛书》
刘先平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20年3月出版



《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
刘慈欣 原著
【法】科琳娜·蓓尔特兰德 主编
中信出版社
2020年4月出版

“自然保护区探险”系列包括《给猴王照相》《野驴仪仗队》《三次水中逃生》《长颈子长鼻子》四册,融文学性、科学性、趣味性于一体。图书选辑了作者40年来在自然保护区探险中的奇闻、奇遇,旨在揭开大自然的种种神奇奥秘,展现大自然和生命的壮美,还给孩子们一个真实的大自然。系列丛书通过一个个故事把新鲜、奇异的知识播种进小读者的心里,引领他们认识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

“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第一期共包含《流浪地球》《乡村教师》《梦之还》《圆圈的肥皂泡》四部作品,是刘慈欣的科幻作品首次被改编成系列漫画。系列丛书由中国团队主导,与国际漫画家合作,让文字中的想象力在漫画中升华,让思维插上翅膀,共同欣赏宇宙和未来的声音与光影。科幻作品与手绘漫画相结合的形式,能够让更多的青少年读者产生阅读的兴趣,并在阅读中收获跨越文化、民族共同财富。

■评论

「衣裳」里原来有整个自然

——王勇英的儿童文学发现 □李利芳



近年来,我国原创儿童文学发展成绩显著,较突出地表现在同质化创作趋势得到遏制,业界更加崇尚“原创”,对儿童文学的艺术认知更为全面。在题材范围、多元化审美风格开拓丰富方面,更有明显改观。这其中,一批作家持续扎根地域文化,将新时代少年儿童的精神成长深植于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之中,既有力扩容了原创儿童文学的知识空间,呈现出各具特色的美学趣味,又始终致力于对广大儿童读者展开积极价值引导,表现出活跃的创作状态,广西作家王勇英属于这其中较典型的一个代表。

王勇英的新作《花一样的衣裳》聚焦于广西桂林地区的苗族文化,特别是其手工服饰艺术。在儿童文学语境中想要实现这一目标,既要求作者对日常生活熟悉热爱,对于地域风俗和相关文化有着专门的关注研究,又要求其能为引领儿童进入该领域找到有效有趣的通道,使得积极的阅读认知成为可能。表现一个民族的文化不可能不关乎历史,它一定是一个历史感极强的命题。而“历史”对今日之儿童来说,又必然是陌生的。如果地理空间又偏远的,就更具难度和挑战性了。基于长期积累的儿童文学表现能力,王勇英采用了儿童中心视角与“在路上”的叙事方法,打通几代人的时空阻隔,以“情感”与“寻亲”为故事主轴,步步深入苗族文化的现场与历史腹地,破译“花一样的衣裳”神秘的符号含义。作品展现了一个特定地域淳朴的自然与人伦之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间胜景,为儿童打开一扇不一样的文化、艺术、生活视窗。

故事从小女孩“角月”的感受与视角开始叙述,从她眼睛看到奶奶的老布娃娃和一套老花衣裳的好奇,以及对奶奶行为的种种不解自然进入,很快就将小读者代入到遥远的古老的时空中,跟随角月走上寻找走丢了奶奶的行动过程中。这是一次从都市回归山村、乡野的奇异经历,促使角月一家走上这条路的原始动力是“亲情”,而诱发奶奶离家远走的根本动因也是寻亲——找回自己的妈妈与故土。于是,“爱”与“亲情”成为这个故事的轴心,也是叙事的基本动力源,连接了不同面向的人物与情节,使得故事延展与升华有了可能。“爱”所以能作为“母题”被反复叙述,就是因为它的永恒性,不因时空变迁而改变。爱的“一致性”生成了寻亲的接力赛,也是消除历史、文化陌生感的能量。儿童文学是特别推崇“爱”的文学,就因为儿童是秉承与传递作为初心存在的“爱”的载体。

角月的奶奶已经80多岁,可是逐渐年老时她在精神上却返回了幼时,记忆与思想多数时候停泊在五六岁时,与妈妈骤然隔隔的伤痛令她寝食难安,最终走向寻根的艰难道路,这是爱的空缺带来的巨大动力。苗族婆婆已经100多岁,一个人的孤苦岁月,全靠内心深处对女儿的执著等待支撑时日。女儿与母亲血脉相连,成为成就彼此生命的终生依靠。“亲情”是一种本质力量。它具有先天性,但却可以超越血缘关系而绵延,从家族、家庭之爱,走向人间大爱。这是王勇英在本书中的一个重要表达。她也将这个思想认识传递给了孩子。

王勇英对乡间原始朴素的自然生活天生敏感,她具有一种用艺术还原质朴的洞察力与表达力,这其中蕴含着一种不可名状的灵性的才情。比如她写苗族婆婆的纺线织衣,就是一种文字的舞蹈。她用飞扬的想象力、精细的语言刻绘出了传统农业社会一种女性劳作的全过程,这是一种文化遗产。但她真正写出的还并不是劳动,而是人的生命与生活的创造力美感,人与自然高度融通和谐的存在奇境。我们可亲可敬的先民们,他们完全是用“初心之爱”,用自然的呼吸与律动在纺纱织线,整个天地自然都能被织入一件“衣裳”里,“衣裳”里有整个宇宙。所以作者取题名“花一样的衣裳”,山是花,河是花,树是花,花也是花,“花”即自然,衣裳里有自然,自然即衣裳,全都是美丽的风景。而使这一切相映成趣、完美入画的,又皆因人类高贵的心灵,立于因爱而确立的人间真情。

王勇英用一个曲折的寻亲故事言说了一段人间传奇,故事充满了代际传承、对话、理解的声音,虽始终穿越历史与别样的文化,但因为以儿童为行动与思考的主角,所以整个寻亲的历程便也是孩子们的了。作者对母题“爱”有崭新的故事演绎,童年与老年在叙述中多重复合,令读者对生命时间有更深感触。王勇英的作品是老少咸宜的,但对于儿童读者来说,烙印于他们脑海里、最重要的阅读收获便是这个“花一样的衣裳”的认知图式,这一图式建构是创新的。将“自然与衣裳”设为一个整体,既对古老的苗族服饰文化精髓做出透彻总结,更在现代意义上以文学的方式对文化遗产积极传承,同时极富自然生态论的价值引导,因此,本书的意义是可以从多重维度去解读的。

一直以来,林那北都在从事小说和散文写作,她出版的书籍有长篇、短篇等多种作品集,去年也推出了9卷本《文集》,怎么忽然进入了童话创作呢?与我交往近20年的作家林那北,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成人文学作家,童话似乎跟她没有什么关系。实则不然,我想起了她近年创作的一系列童话。当我看到那些波光粼粼、不乏童真气息的童话作品时,对林那北的认识更增加了一层。她的内心世界是天真纯粹的,如同泉水埋藏在深处,自然地涌出时,我便听到了那不可遏止的清激声音。我曾经一次次见到,在小说和散文里总是勇于直面人间暗昧、人性悲喜的作家林那北,在人群里卓尔不群的直率与坦荡,这本来就是她天性里拥有的心灵力量。写童话和画童话,同样是她灵魂爱与美的瑰丽表达。

向上的爱

——读林那北童话《蜻和蜓》 □小山



翻开《蜻和蜓》,童话形象跃然纸上:两个蜻蜓孩子,女孩小蜻,男孩小蜓,像邻家的两个可爱儿女。小蜻的妈妈蜻蜓美眉,是一位个性鲜明的母亲。还有被称作王子的爸爸,一个因拯救小蜈蚣而舍弃自己生命的英雄。连江滩上的白鹭、大榕树上的燕子、河边的老鼠,也是故事里的重要角色。童话徐徐展开,擅长小说书写的林那北,毫不费力地驾驭情节和细节,塑造形象、故事架构、矛盾冲突、主旨体现,这些文学元素在童话中,无不有上好的呈现。

这是一部珍贵难得的城市童话。如今人们阅读乡村童话太多了,“世外桃源”式的精灵、仙子大多出现在山野山间和大森林中,“无论魏晋”般地展现美好,虽然也是孩子们需要的心灵营养,但眼下更呼唤关注城市的童话。城市问题太多了。城市也是人类发展必然的归宿,关心城市现实就是前瞻未来。林那北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城市建设中的危机问题,敏锐的作家并非讲个故事哄孩子高兴,而是洞察现实困境,醍醐灌顶地给我们一个城市启示录般的童话,重点在于警示人们穷极欢乐的时候止于恰当之处。蜻蜓的存在,是生态良好的表现。当昆虫和飞鸟越来越多地失去家园,也会导致人类陷入尴尬与悲催。只有共生共荣,生态保持完整

性,人类才会幸福。深深地楔入生活困扰,童话在房地产侵害江河湿地的罪恶中进行反击。小小的蜻蜓干预人类贪婪看似不可能,林那北的文笔却有一种卓越的勇气,阻止人性肮脏进一步污染本应美好的心。大自然反抗的能力,不但会有海啸台风地震这样的大悲剧形成,即便一只受伤的飞鸟或昆虫,也足以产生蝴蝶效应掀翻人类的高楼大厦——童话是真实的,总有一天我们会更明白,微小的真理能够撼动庞大的谬误。

《蜻和蜓》的亲情颂歌,亮丽而高昂。酣畅淋漓的童话语言,生动无比地叙述出饱满的感情。肉眼都看不见的蜻蜓稚虫,在芦苇叶上出生、长大,从卵到成虫的过程,是我们忽视的生物现象。小蜻和小蜓的成长,对儿童的生活大有启发。不一般的教育,才有了不一般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虫豸长出美丽强健的翅膀,也不仅仅是自然规律生成。当今社会不乏贬于溺爱和不培养的儿童,但小蜻和小蜓的妈妈不是这样的,她对女孩和男孩区别对待的体贴入微,童话中一咏三叹的亲情之爱,是那么独特精辟又丰富多彩。小蜻、小蜓能成为自尊自强的蜻蜓,优美又有力地长出翅膀,像离开母亲的母亲一样能担当重任,而且可以智慧地战胜不幸的命运,完成那么高难度的飞翔,这与出生以来的母子情深、成长过程中手足感情亲密饱和有很大关系。小蜻和小蜓的强壮翅膀,得益于他们幼年身心的深切被爱,这样内心伴随亲情体恤的成长,普天下的孩子都应该被如此拥抱!可以说,在描写家庭之爱的童话作品中,这一本书有它撼动人心的突出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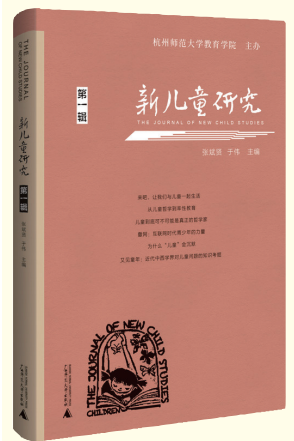
这个童话还善意地描写了蜻蜓一家的邻居们。许多人漠视邻居的存在,甚至怀有敌意,就像童话中那个自命不凡的楼盘开发商,他伤害自然环境,有着金钱至上的傲慢,心无悔意地损害同类。反而是柔弱的动植物,更多地体现出浓厚的人情味,足以让很多人自愧不如。童话中厅堂横梁上受伤的燕子,流浪失所,是大榕树重新给了燕子新家。燕子阿姨又帮助失去母亲的小蜻、小蜓。爱惜白色羽毛的白鹭叔叔、螺丝洞里衰老却仁慈的老鼠爷爷,也同样伸出援助之手,帮扶两个蜻蜓小孩。在寻找父母身影的路上,在整治恶行的复杂事件中,如果没有这些可爱的邻居们,两个孩子哪能在绝境中顺利得胜?当蜻蜓姐弟经历风雨而见彩虹,终于奔向妈妈灵魂所在的高高山岗时,它们的身心,既有母爱的滋养,产生了稳定的方向,也有邻居们无私的爱力,托举它们飞得更快更高……

这是一种不断更新的向上之爱。童话中的蜻蜓一家和朋友们,都经历了不甘于被死亡或失败挫伤的重压,在悲伤的黑暗中的一跃而起的时刻,心灵也同步升华。合上这本童话书,意犹未尽,不禁反复咀嚼故事的深意。我为林那北创作童话高兴,更为童话这种体裁又增添新的艺术形象,而由衷地感到欣慰。

本书讲述了善良、平凡的女孩小满,以优异的成绩进重点高中,但她的家人和朋友却陷入突如其来的状况之中。小满一面又独自撑起了小满年纪却不得不背负的重担。直到在老家意外遇见汪诗帆并与之相处后,她终于勇敢地从中密室逃脱出来,接受了那个虽不完美、却独一无二的自己。作品书写了小满在无序的生活中对美善、责任与温情的守护。



《小满》
李东华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0年5月出版



《新儿童研究》(第一辑)
张弢贤 于伟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6月出版

本书是我国儿童学、儿童哲学领域的首部学术辑刊,汇集了来自国内外儿童研究相关领域专家、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儿童智库等组织的科研人员与实践者在儿童研究各个领域中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包括儿童哲学(含童年哲学)、儿童史学、儿童研究与教育、儿童文学等多学科视野下的儿童研究及学人逸事,旨在发现儿童的天性资源,提升儿童在整个社会、文化和教育中的地位。